

白袍端合破天荒

鄭學富



「古儋城外說東坡，載酒堂前野鳥過。往事一場春夢散，獨留名跡未消磨。」這是一四七三年，時任儋州知州的羅傑維修載酒堂時所作的詩句。載酒堂是蘇軾貶儋州期間傳經授道的地方。

蘇軾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文氣勢磅礴，瀟灑豪放，為後人津津樂道。我認爲蘇東坡最大的貢獻不在於詩文，而在於教育。他在載酒堂這所陋室裏開課講學，開化了海南這片荒蠻之地，使其「書聲琅琅，弦歌四起」，結束了海南不出仕子的歷史，以致出現後來歷史上特別是明清兩朝人才輩出的局面。

海南在歷史上被稱爲「蠻夷之地」，遠離文明、遠離文化，在蘇軾謫居海南之前，沒有一個人考上過舉人或進士。蘇軾貶儋州，福也？禍也？

一〇九七年四月，蘇東坡因一首自嘲詩，惹怒了當朝宰相張惇，以莫須有的罪名授予蘇東坡瓊州別駕的虛銜，從惠州流放到儋州，並且不得簽書公事。昌化軍使張中敬仰蘇軾的詩文，熱情款待蘇氏父子，並將張中公館旁邊的一所官舍修繕一新，讓蘇氏父子住在裏面。所以蘇軾在後來贈給張中的詩中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然而好景不常，湖南提舉董必察訪廣西，聞知此事，即遣使者渡海，罷了張中的官，將蘇軾父子逐出官舍。無家可歸的蘇軾用僅有的一點錢在城南一個椰子林買下一塊地，在當地居民的幫助下，蓋了五間簡陋的房子，以作棲身之所，起名「檳榔庵」。海南當地的書生學子常來此拜訪神聊，蘇軾爲有一個會客的場所，便把其中的一間取名爲「載酒堂」。從此，載酒堂便成爲東坡以文會友、傳播文化的地方。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蘇軾講授孔孟之道，傳承中原文明的工作室。有了這個場所，儒家文化，華夏文明猶如和煦的春風吹遍了儋州。

瓊山府有個學子姜唐佐，潛心讀書，以求功名。可是，由於沒有名師指點

，也是屢試不第。他得知蘇軾在載酒堂開課講學，於一〇九九年九月，攜母前來拜師學藝，伺奉蘇軾左右達八月之久。姜唐佐爲人忠厚正直，學習刻苦用功，頗受蘇軾的器重。蘇軾讚揚他的文章「文氣雄偉磊落，倏忽變化」；言行「氣和而言適，有中州人士之風」。姜唐佐要去廣州應試，臨行前，蘇軾在他的扇子上題上兩句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並說，待你中舉後再續完吧。姜唐佐不負老師的厚望，在一一〇二年的鄉試中一舉成名，成爲海南第一個舉人，光宗耀祖，衣錦還鄉。姜唐佐沒有忘記老師的栽培，專程去儋州拜謝恩師，而此時蘇軾已獲赦北歸，姜唐佐只好悻悻而歸。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京城參加會試，途經河南汝州（今臨潁縣）拜會蘇軾之弟蘇轍，方知恩師在北歸後不久就駕鶴西去。姜唐佐聞之悲慟不已，拿出老師的題扇交給蘇轍，蘇轍見兄亡遺作，沉痛片刻，便在扇子上揮毫爲亡兄續詩：「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嘗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

姜唐佐手捧題扇，熱淚奪眶而出，毅然掉頭回鄉，不再追求功名仕途，繼承恩師的遺願，隱居老家開壇講學，收徒授業，終老一生。蘇軾的另一個學生符確，資質聰穎，沉靜好學，博通經史，才識逸群，一一〇九年赴京殿試而中進士，成爲海南歷史上的第一位進士。

《瓊台紀事錄》載：「宋蘇文公之謫儋耳，講學時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啓之。」據《海南島古代簡史》載，從宋代到清代，海南共有舉人七百六十七人，進士九十六人。這不能不歸功於蘇軾對海南教育的巨大貢獻。蘇軾謫居海南三年，對這片土地情深意長，在離開海南時，與當地百姓揮淚惜別，滿懷深情地寫下了《別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中國古巴友誼的重要基礎

徐貽聰



六月十五日，古巴駐中國大使拉米雷斯在使館舉行招待會，紀念華人抵達古巴一百七十周年。應邀出席之際，進一步意識到華僑、華人在中國對外交往中的重要基礎作用，感觸頗多。

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誼都在不斷發展、加深，與古巴的友誼亦如此。

中國與外國的友誼，形成的動因和基礎各不相同，需要分別考察和研究。但是，華僑、華人的基礎和推動作用，則見諸所有地方、所有階段。我深信，我這樣說絕非是妄言。

根據古巴的史料記載，首批華人在一八四七年六月三日乘船抵達哈瓦那港的，身份是「契約華工」。古巴有種植甘蔗的傳統，也有從國外僱傭勞動力的習慣，多從非洲招募。那些年，能從非洲找到的工人甚少，甘蔗園主把眼光放到了中國。這樣，首批華工被「契約」到古巴，開始艱苦、非人的「苦力」勞作，也起始了華人與這個國家的交往。此後，抵達古巴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從事的事情也不僅僅局限於甘蔗種植，擴散到了其他許多方面，對古巴的影響從而逐漸加大。大批的中國人還參加過古巴的幾度獨立戰爭，中國人部隊表現英勇、突出，深受古

巴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一九五九年古巴建立了新的政權，一部分華人離開了這個國家，另一些人則選擇留了下來，繼續與古巴人民並肩戰鬥和建設。

華人在古巴，有辛酸、屈辱、血淚，也有掙搏、形象、榜樣。哈瓦那街頭的「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叛徒，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逃兵」黑大理石華僑紀功碑，超過百分之十的古巴人含有的中國血統，還有古巴現代文化三大成因中的中國因素（據古巴人士介紹



▲哈瓦那街頭的華僑紀功碑 作者供圖

，另兩個因素分別來自歐洲和非洲），都明白無誤地表明華僑華人在古巴的存在和貢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在古巴工作的兩年多時間裏，我曾有機會在卡斯特羅主席和勞爾副主席的直接關注和安排下，分別走訪古巴全國各個省市，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及多個省市的博物館裏，被特許看到不少與中國人相關聯的歷史見證，有中國「契約華工」的「賣身契」，有清朝時期領事館的記載，更知道了華人在古巴生活、勞動、與古巴人民密切交往的各種記錄和反映。其中，有些讓我悲痛，有些讓我驕傲，更讓我深深感受到華人在中國對外交往史上創下的豐功偉績。

在古巴大使的招待會上，放映的一部介紹華人在古巴的視頻，讓我看到和領悟到古巴政府對華僑華人功績和貢獻的認可，看到和領悟到古巴政府對華僑華人以及與中國友誼的重視。由此，我深信，華僑華人的貢獻已經並且在繼續得到中國和相關國家的普遍承認和高度評價，將會繼續受到關注和重視，作用也將會越來越大。

如今的中國和古巴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並且將會在這個現實之上繼續深化、提高，基礎之一是華僑華人。聯想開去，我感到喜悅、驕傲、放心。

這樣的見解，不會只是我一個人的。

異國他鄉功夫茶

姚 船



我人生走過的軌跡，剛好一半在中國，一半在加拿大。三十多年東方，三十多年西方。異國他鄉，環境、語言、風俗、飲食等都截然不同，尤其是東西文化的落差，令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年復一年，「鄉音未改鬢毛衰」。不過，在我身上還有一樣東西不變，那就是喝功夫茶習慣。

喝功夫茶是潮州人傳統。年輕時離開校園回故鄉汕頭工作，自己孑然一身，也有一套頗講究的功夫茶具。那時候，幾位舊同學尤喜歡晚上湊在一起，喝功夫茶聊天。大家放開心扉，無所不談，不管喜怒哀樂，都聊個淋漓痛快。有時換了幾遍茶葉，直至深夜仍感意猶未盡。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準備移居加拿大。出國前把用了多年的紫砂茶壺送給一位愛好茶藝的世伯，心想，在北美洲大概用不着這玩意了。但有位舊同學卻送我一套新的，希望我帶上，說喝茶思人，如果加國沒有合適的沖功夫茶的「鐵觀音」茶葉，就由國內寄。到多倫多後，我在唐人街找到一家專賣中國茶葉的小茶莊。這樣，在我開始異國他鄉生活時，功夫茶依然伴隨着我，宛若朋友們仍在身邊。

當琥珀色茶葉從紫砂壺中沖下，裊裊熱煙在精巧透亮的小瓷杯中升起，帶着「鐵觀音」那特有的醇厚茶香立即沁入肺腑，叫人未喝先醉。一杯入口，頓覺香氣迴盪齒頰之間，喉潤氣爽，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不久，母親從美國姐姐家搬來加拿大和我們一起住。想不到她離開故鄉那麼多年，還保留着喝功夫茶習慣。她說：喝功夫茶，才不忘自己是潮州人！這下可好，我和內子加上母親，正合着潮汕俗語「茶三酒四拍拖二」說法，三個人喝功夫茶最相宜。

多少年了，每天晚上我都會做同一件事：喝功夫茶。那怕有時參加派對回來已是很晚，也要沖泡一番慢慢品茗。多少往事就在這種平靜淡薄的心境中浮現出來，

和着茶香緩慢在腦海中迴旋。

一次，這裏幾位文友到我家。他們分別來自香港、台灣和上海等地，也許看過我在報紙專欄中寫過關於喝功夫茶的文字，希望體驗一下。我非常樂意地「表演」一番。燒開水，拾掇茶具，洗杯熱罐，又按照潮州人傳統的沖茶習慣，高沖低飾、去沫淋盞、關公巡城、韓信點兵，嘴裏還唸唸有詞。不一會，幾杯色澤均勻的功夫茶就呈現在他們面前。茶香四溢，大家都說茶藝很有趣。可是品嘗的時候就有點爲難，有的說杯子太燙，如何拿？有的說茶湯這麼濃，喝下去晚上睡不着覺嗎？其中一位幽默地說，難怪我們不是潮州人嘛！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說起來，還有一個關於茶葉的小故事。幾年前，汕頭一位舊同學寄一大包「鐵觀音」茶葉給我。航空包裹，以往一個月可到達，可等了近兩個月還不見蹤影。到郵局詢問，推三託四，後來連電話、電郵也不回。汕頭郵局倒很認真，確定收寄及出境時間、編號。有了具體證明，我們又聯繫當地郵局，仍不得要領。結果只好「小題大做」，向我們區國會議員投訴。議員把電郵轉郵政署。因郵政署屬聯邦機構，按法例需在規定時間內答覆國會議員詢問。沒過幾天，包裹就送到我家門口了。三個多月時間，幸而裏面茶葉是抽氣小袋包裝，未受潮發霉。我們馬上折開一小包沖泡，依然香醇可口，沒有辜負舊同學萬里迢迢送來的心意，真是大喜過望。

歲月彷彿就在功夫茶熱氣升騰的輕煙中無聲流逝。母親住進老人大廈，每當周末我們前去探望，她都是先煲好開水，把功夫茶具擺上，等着大家來一起享用。二〇〇八年，母親以八十八歲高齡謝世。臨終前幾天已非常虛弱，無法進食，只能餵點湯水，準備送往醫院，但她仍示意要喝功夫茶。我把小杯放到她唇邊，讓她輕輕啜一啜。老人家離鄉背井半個多世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故土，那傳統習俗是那樣深深地銘刻在她心中。

兩個兒子在加拿大長大，受西方文化薰陶，思想和我們距離很大，但有時也喝

功夫茶。雖然養不成習慣，只跟着我們喝幾杯。他們知道，這是老家的傳統，是父母以至祖輩的嗜好。記得大兒媳婦第一次到我們家，我也請她喝功夫茶。她是英裔，喜愛的是紅茶和咖啡，看我擺弄精緻的茶具，忙說和她在日本留學時看到的茶道差不多。等嘗了一口，立刻道，味道很不相同，那裏的茶清淡，這裏的是濃香。我告訴她，這是我們故鄉特有的茶文化，叫功夫茶。她巴眨着那雙藍色大眼睛說：你們那裏的人都愛打功夫，所以喝功夫茶？逗得我們笑個不停。大兒子結婚搬出住，我們特意送一套功夫茶具：紫砂茶壺、小瓷杯、茶盤、茶洗、裝茶葉的錫罐，讓他們作爲留念，欣賞意會。

又過了幾年，小兒子也搬走。國內舊同學在電話中會問道，只剩老倆口，還喝功夫茶嗎？我回說，一定品茗。功夫茶伴我走過異國三十多年，故鄉情也時時隨我同行三十多載。一杯色香味俱全的功夫茶，令我神思飛馳，帶給我無限樂趣。我在功夫茶中尋覓往昔的歲月，逝去的青春，還有那濃郁的鄉情，人生路上的苦澀甘甜。

功夫茶啊，最是家鄉味！



▲潮汕地區喜飲功夫茶 資料圖片

「只差一串鞭炮」

劉荒田



王鼎鈞先生《度有涯日記》中，寫了一個名叫「老聶」的紐約人。老聶申請加入美國籍，考試通過。當年和他一起教書的老朋友定了一桌酒席表示慶祝。席間，老聶喝了很多酒，說了很多話。開頭是：「『入籍』是移民最後一站，我從新移民一路行來修成正果。各位好朋友想得周到。美酒佳餚，高朋滿座，我如歸故鄉只差一串鞭炮。」

把慶祝成爲另外一個國度的公民，比擬爲「歸家鄉」的一種方式：沒有鞭炮。另外一種，自然是「有鞭炮」。鞭炮之爲意象，有深義在焉。有鞭炮，意味着「衣錦榮歸」。歸故里，是浪子生命的指歸，既是最高潮，也是總結。從淺層看，「鞭炮」和「衣錦」都惠而不費。比如，一個老金山在去國半個世紀以後還鄉，家鄉裏如果有通曉游子「鞭炮」情結的達人，預先以公款或自掏腰包買上幾串。買不起堂皇的禮炮，買視覺效果好的「滿地紅」，買名字動聽的「火樹銀花」、「富貴福」，一樣教老懷大慰。

老金山進村時，須拉幾個人巷口等候。人家一下車，便以噼噼啪啪的響聲，刺鼻但可愛的火藥味，以及桃花雨般的紙屑，作爲迎賓大餐的第一道菜。

說到歸人的「衣錦」，可分虛實兩面，在異國混不出頭臉的，只好裝腔，以精印的名片上一行行「主席」、「元老」、「會長」的頭銜支撐聲勢。一兩套價錢在中等以上的西裝就是「錦衣」。我家鄉一位在美國打工的窮光棍，回國娶親，僱一輛摩托車載他回村，他給了司機三百元小費。司機也是他的鄉親，又驚喜，逢人就宣傳他的闊氣，不自覺地成了遊走四鄉的活廣告，製造了小規模的轟動效應，他輕而易舉地變爲「有錢人」。

我也是老金山，雖然沒有無聊到那個田地。我倒願意在黑夜的掩護下走進村莊，或者，來個「俏立市橋人未識」，星月下在村外公路旁，看欄樓和老屋的影子。而且，只穿平時穿的夾克。不過，臉我不要人家要，因此，呼籲鄉親，即使遇到這樣愛點兒虛榮的游子，也不要譏笑，盡量給予方便，開銷不大的

鞭炮，且放個夠。讓歸來者的眼瞳映出禮花般的燦爛，讓他們被生活壓了許多年的肩膀，落下幾片帶熱度的紙屑。在異國，如果家鄉依然可戀，那僅僅因爲，在村巷裏等候他的，不是擅長揪鬥的工作隊，不是上了鎖的門戶，不是冷冰冰的背影，而是響亮的鞭炮——大人們粗糲的手，小孩子們粉嫩的手，田垌的稻浪，池塘和小溪的水波，村前的老榕，村後的竹林一起鼓動的掌聲！

這些把人生的精華拋在異鄉的人，他們的前輩，有過別樣的「鞭炮迎接」，華僑史載：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淘金熱退潮以後，於一八六二年開始修築橫貫美洲的太平洋鐵路。僱用華工上萬，至少上千人埋骨於加州和內華達州之間的山嶺。鐵路建成後，三藩市的三邑華僑，以同鄉會的名義，到山野收拾骸骨，僱船運回家鄉。二十年前，我寫了一首《白骨》：「折斷的腿骨／扭曲的脛骨／壓塌的胛骨／空洞的頭骨——任風雨經年沖刷／慘白如近旁的冷月／只有散亂的長辮，還是／掛鐵軌喊號子那陣／迸出的血絲，一縷縷／不肯腐爛於異鄉的泥土／深不可測的眼洞／是打盡了淚水的／村頭老井／在海岬，在山崖／鐵路無路可走了／白骨仍舊向前／擠在鄉親手縫的慈善袋裏／第二回漂洋過海去／來時不也一樣擠嗎？／在『大眼雞』的艙底／人疊着人還壓上時疫／多沉重的金山夢，總算／拾回來了，那艘輕啊／失卻了血肉失卻了姓名／船抵碼頭，白骨躊躇／引輻轆也躊躇，不肯登岸／唉，怎麼交得了差喲／向年年望海的盼兒石／向沒有墓碑的／淒涼家山／／」

詩末尾沒有寫下鞭炮。其實，白骨被埋進義塚時，辟邪去穢的鞭炮是斷斷少不了的。



八號風球

韋 然



「八號風球」對其他地區的市民來講，也許會比較陌生，但對於地處亞熱帶地區，每逢夏季就不免「風雨交加」的香港市民來講，應該是自幼就非常熟悉的名詞了。因爲只要香港天文台一發出「八號風球」的預警信號，就意味着，學生們不用返學，打工仔們亦都不用返工了。

所爲「八號風球」指的其實是香港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的一種，全名爲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香港市民俗稱其爲八號風球。根據香港《公開資料守則》（簡稱《守則》）規定，逢遇黑色暴雨、八號、九號、十號風球

天氣情況下，學校須停課並妥善安排師生離開；在職人士則毋須上班，僱主亦不應要求僱員上班，除非勞顧雙方有事先協定的工作安排。而香港天文台一般在懸掛八號風球前的兩小時內發出八號風球預警，以便僱主有充裕的時間安排上班族分批離開公司，確保員工人身安全。

今年的第一個「八號風球」來得較往年似乎有點早，六月中旬，就已經襲港而來，我說的，正是上個星期吹來香港的輕度颱風「苗柏」。一如往常，預警信號於正式掛出「八號風球」前發出，而我也在公司的安排之下早早離開公司。到家之時，風雖猛烈倒也不至於令人覺得有危險。於是乎，按照香港人的慣例，我自然也是要在打風前去「掃

貨補倉」以免家中儲糧不夠。果然，超市中早已人滿爲患，排隊買單的隊伍更是排成長龍。

買完貯備糧，自然要早些打的士回家了，「坐地起價」幾乎已經是特殊天氣條件之下的士司機的一條行規了，念在的士司機在此等天氣條件之下仍在奔波，三、五十元的加價，我想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途徑一間知名的日本拉麵店舖，見穿着紅色制服的店員，匆匆跑回舖中，心知他們有「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承諾，在此打工的店員恐怕也已與僱主達成協議，即使天氣條件惡劣也須返工吧。

香港地，繁華而有序，即便「八號風球」是每年必到的常客，港人亦早已適應妥當且有良方可應付自如。回到家中，我望向窗外的大雨滂沱、狂風呼嘯，心中亦不禁感嘆，風雨中的香港依舊井然有序，而這一切我相信都跟香港人講規矩、守秩序的良好習慣有分不開的關係。